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31

T 5345/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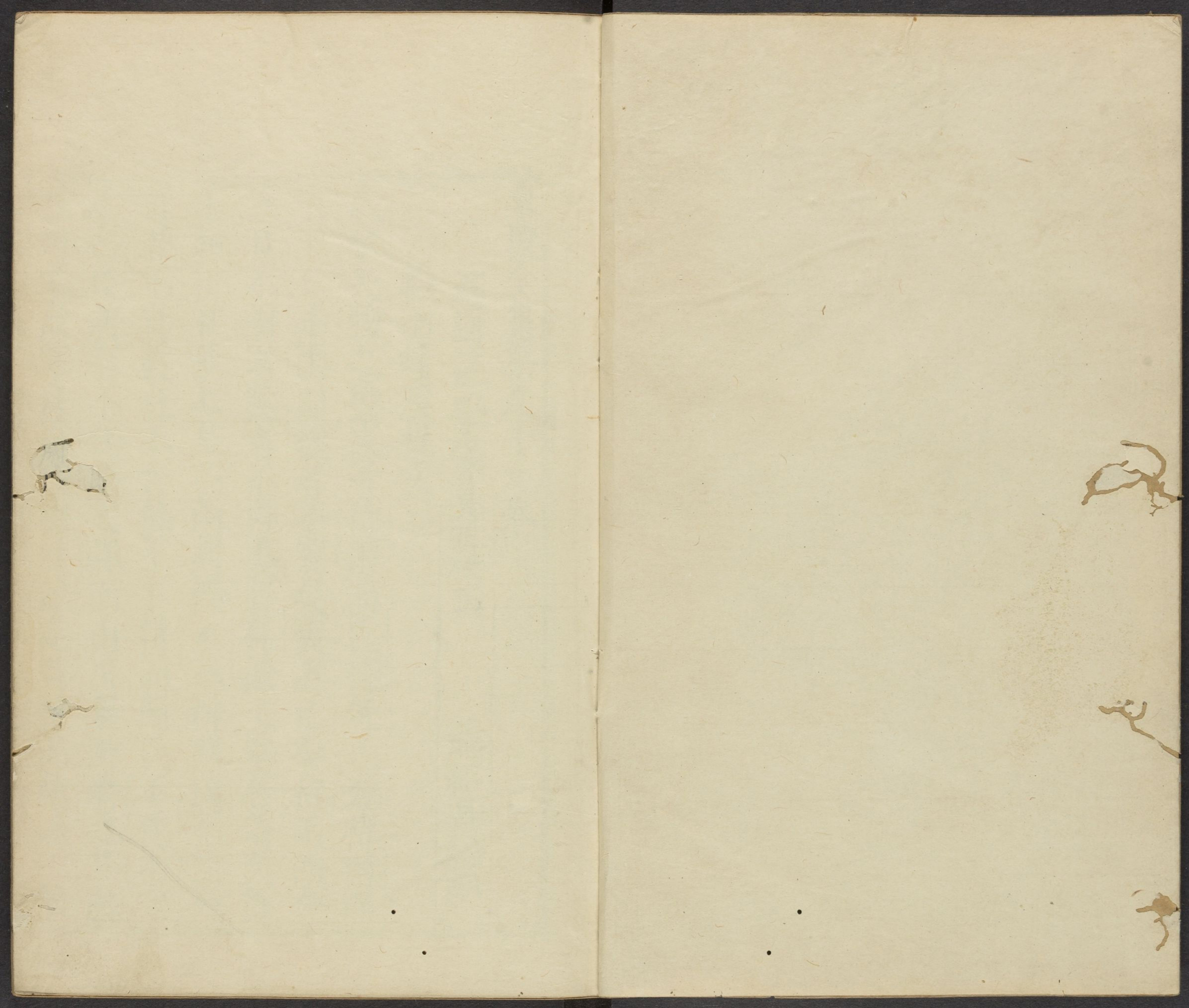
东坡全集

祝文  
偈  
雜文  
擬作  
志林

六拾八首  
戴拾首  
十八首  
戴首  
百五拾四條

三十一







東坡全集第九十九卷

西蜀後學張養正校正

聶紹昌編刻

禱雨蟠溪祝文

歲秋矣物之幾成者待雨而已穠者已秀待雨而實三日不雨則穠者不實矣莢者已孕待雨而秀五日不雨則莢者不秀矣野有餘土室有閑民待雨而耕且種七日不雨則餘土不耕閑民不種矣穠者不實莢者不秀餘土不耕而閑民不種則守土之臣將有不任職之誅而山川鬼神將乏其祀茲用不敢寧居齋戒擇日並走群望而精誠不散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神不顧答，吏民無所請命。聞之曰：號有周文武之師，太公其可以病告，乃用太禋之禮，禱而不祠，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生而爲上公，沒而爲神人，非公其誰當之？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被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公之仁且勇，計其神靈，無所不能爲也。吏民旣以雨望公，公亦當任其責，敢布腹心，公實圖之。尚饗。

鳳翔太白山祈雨祝文

維西方挺特英偉之氣，結而爲此山。惟山之陰威

潤澤之氣，又聚而爲湫潭，竝罌罐，勻可以雨天下，而况於一方乎？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爲生者，麥禾而已。今旬不雨，卽爲凶歲，民食不繼，盜賊且起，豈惟守土之臣所任以爲憂，亦非神之所當安坐而熟視也。聖天子在上，凡所以懷柔之禮，莫不備至。下至於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豈有他哉？凡皆以爲今日也。神其盍亦鑒之上，以無負聖天子之意，下以無失愚夫小民之望。尚饗。

告封太白山明應公祝文



東坡全集 卷之九  
天作山川以鎮四方，俾食于民，以雨以暘，惟公聰明能率其職，民以旱告，應不踰夕，帝謂守臣予嘉，乃功，惟新爵號，往耀其躬。在唐天寶，亦賜今爵。時惟術士探符訪藥，謂爲公榮寔，爲公羞，中原顛覆，神不顧救。今皇神聖，惟民是憂，民旣飽溢，皇無禱求，袞衣煌煌，赤舄繡裳，捨舊卽新，以佑我民，尚饗。

祈雨龍祠祝文 杭州

神食于民，吏食于君，各思乃事，食則無愧。吏事農桑，神事雨暘，匪農不力，雨則時嗇，召呼風霆，來會我庭，一勺之水，膚寸千里，尚饗。

祈雨吳山祝文

杭之爲邦，山澤相半，十日之雨，則病水，一月不雨，則病旱，故水旱之請，黷神爲甚。今者止雨之禱，未能踰月，又以旱告矣。吏以不德爲愧，神以不倦爲德，願終其賜，俾克有秋，尚饗。

祈晴風伯祝文

維神開闔陰陽，鼓舞萬類，行巽之權，直箕之次，陰淫爲霖，神能散之，下土墊溺，神能擘之，發軔西北，弭節東南，風反雨霽，神亦不慙，尚饗。

祈晴雨師祝文



東坡全集 卷之九  
天以風雨寒暑付於神亦如人君之設官置吏以治刑政也人君未嘗不欲民之安天亦何嘗不欲歲之豐乎刑政之失中民惟吏之怨雨暘之不時民亦不能無望於神也今淫雨彌月農工告窮歲之豐凶決於朝夕而並走群望莫肯顧答維天之所以異於神神之所以食於民者庶其在此尚率厥職俾克有秋尚饗

祈晴吳山祝文

歲既大熟惟神之賜害於垂成匪神之意築場爲塗卧穉生耳農泣于野其忍安視生爲楚英沒爲

吳豪烈氣不浪視此海濤反雨爲暘何足告勞有潔斯醴匪神孰號尚饗

奉詔禱雨諸廟祝文

噫嗟艱歲胡闕斯雨念我東南舖饌中土迎秋餞伏農不再舉有事郊廟萬方畢助漕溝絕流庭實未旅下書哀痛超軼堯禹矧茲守臣廢食悼懼民之禍福間不容縷今不愍救後訴無所天高莫謁神或可籲尚饗

禱雨社神祝文

噫我侯社我民所恃祭于北墉答陰之義陽亢不



東坡全集 卷之九  
反自春徂秋迄冬不雨嗣歲之憂吏民嗷嗷謹以  
病告錫之雨雪民敢無報尚饗

禱雨后天祝文

神食于社蓋數千年更歷聖王訖莫能遷源深流  
遠愛民宜厚雨不時應亦神之疾社稷惟神我神  
惟人去我不遠宜軫我民尚饗

禱雨稷神祝文

農民所病春夏之際舊穀告窮新穀未穰其間有  
麥如暵得涼如行千里弛檐得漿今神何心茲此  
雨雪敢求其他尚憫此麥尚饗

禱雨后天祝文

維神之生稼穡是力產身爲民尚莫顧惜矧今在  
天與天同功招呼風雲孰敢不從豈惟農田井竭  
無水我求於神亦云亟矣尚饗

祭常山祝文五首 密州

洪維上帝以斯民屬於山川群望亦如天子以斯  
民屬於守土之臣惟吏與神其職惟通殄民廢職  
其咎惟均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流殍之餘其命如  
髮而飛蝗流毒遺種布野使其變躍飛騰則桑柘  
麥禾舉罹其災民其罔有子遺吏將獲罪神且乏



東坡全集卷之九十一  
五  
祀茲用慄慄危懼謹以四月初吉齋居蔬食至于  
閏月辛丑若時雨沾洽蝗不能生當與吏民躬執  
牲幣以荅神休嗚呼我州之望不在神乎父老謂  
神求無不獲克有常德以名茲山其可不荅以愧  
此名若曰歲之豐凶在天非神之所得專吏將亦  
曰民之休戚在朝廷我何知焉則誰任其責矣上  
帝與吾君愛良之心一也凡吏之可以請于朝者  
既不敢不盡則神之可以謁于帝者宜無所不爲  
尚饗

又

歲我茲山望我東國爲帝司雨涵濡百物自我再  
禱應不旋轂迨茲有秋歲得中熟嗟此薄禮曷稱  
其德陶匠並作新其楹桷豈以爲報民苟不作歲  
云徂矣麩麥未殖嗣歲之憂旣謝且謁惠然雨我  
以未休烈尚饗

又

比年以來蝗旱相屬中民以上舉無歲蓄量日計  
日斂不待熟秋田未終引領新穀如行遠道百里  
一宿苟無舍館行旅夜哭自秋不雨霜露殺菽黃  
糜黑黍不滿困麓麥田未耕狼顧相目道之云遠



東坡全集 卷之九  
九  
饑腸誰續五日不雨民在坑谷猗嗟我侯靈應響  
速帝用嘉之惟新命服祈而不獲厥愆愆在僕洗心  
祇載敢詞屢瀆庶哀斯民朝夕濡足尚饗

又

天子有命閔茲旱暵俾我守臣並走群望惟神聰  
明慈惠求無不獲既再禱矣雖嘗一雨不及膚十  
吏寔不德不足以蒙神之休導迎善氣以致甘澤  
洪惟聖天子之意其可不荅而饑羸之民將轉于  
溝壑其可不一救之瀆神之罰吏其敢詞尚饗

又

熙寧九年七月某日詔封常山神爲潤民侯十月  
某日具位蘇軾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昭告于侯之  
廟曰嗚呼旱蝗之爲虐也三年於茲矣東南至于  
江海西北被于河漢饑饉疾疫靡有遺矣我瞻四  
方大川喬嶽食于斯民者甚衆而受寵於吾君者  
可謂巍巍矣訴之而必聞求之而必獲思我農夫  
而救其災沴不爲倏雲驟雨苟以應禱之虛名而  
有膏澤積潤可以及民之實效卓然如侯者幾希  
矣凡天子之爵命有德而致之則爲榮無功而享  
之則爲辱今侯澤此一郡而施及于四鄰其受五



東坡全集 卷之九十九  
等之爵而被七命之服也可謂無愧而有光輝矣  
願侯益脩其實以充其名上以副天子之意而下  
以塞吏民之望民其奉事有進而無衰矣尚饗

謝雪祝文 徐州

天不吝澤神不忘職胡爲水旱吏則不德失政召  
災莫知自刻雨則號晴旱則謁雪神既不譴又滿  
其欲四山暮霰萬瓦晨白驅攘疫癘甲拆莖麥牲  
酒匪報維以告潔神食無愧吏則慚慄尚饗

祭風伯雨師祝文

自秋不雨以至于今夏田將空秋種不入天子命

我禱于群望雲物既合風輒散之吏民皇皇不知  
所獲罪敢以薄奠訴于有神風若不作雨則隨至  
當以牲幣報神之賜若格絕天澤棄民乏祀上帝  
臨視神其不然尚饗

謁文宣王廟祝文 湖州

竊惟吏治以仁義爲本教化爲急故以視事之三  
日祇見于先聖先師問所當先於學其所從來尚  
矣敢忘其舊尚饗

謁諸廟祝文

軾猥以不肖來長此邦實與有神分職幽明謹以



東坡全集 卷之九十九  
視事之三日祇見于廟惟神保佑斯民俾風雨時  
若疫癘屏息吏旣免罪神亦不愧尚饗

謁廟祝文 杭州

軾以王命來守此邦事神養民敢不祇飭蒞政之  
始見于祠下安靜無事豐樂有年惟神相之使免  
罪戾尚饗

謁文宣王廟祝文

軾以諸生誤蒙選擇昔自太史通守此邦今由禁  
林出使浙右蒞事之始祇見儒宮聖神臨之敢忘  
夙學尚饗

祭英烈王祝文

欽誦舊史仰瞻高風報楚爲孝狗吳爲忠忠孝之  
至實與天通開塞陰陽幹旋壽江保鄣斯民以食  
此邦嗟我蠢愚所向竒窮豈以其誠有請輒從庚  
子之禱海若伏降完我岸閘千夫奏功牲酒薄陋  
報微施豐敬陳頌詩侑此一鍾尚饗

祈雨祝文

杭州之爲郡負山帶江水澤不留逾旬不雨農有  
憂色挽舟浚河公私告病吏旣無術莫知所救不  
敢坐視惟神之求庶幾閔民之窮赦吏之瀆賜以



東坡全集 卷之九十九  
一雨敢忘其報尚饗

謝雨祝文

舊穀不登陳廩已發稍失雨暘之節則懷溝壑之憂惟神至明有禱必應敢陳薄奠少荅殊私願推無倦之仁以畢有年之賜尚饗

祈晴祝文

大雪連日凝陰傷春閔惟艱食之民重此常寒之虐役兵墮指行旅摧輶老弱號呼吏旣慚於無術陰陽舒卷神何惜而不爲願掃重雲以昭靈貺使民奉事永歲益虔尚饗

謝雨祝文

軾以憂寄出守此邦歲之不登實任其咎政雖無術心則在民惟神聰明其應如響雨不暴物晴不失時喜愧之心吏民所共式陳非薦少荅神休尚饗

祈晴吳山廟祝文

秋穀未登旣食其陳嗣歲之虞當歛其新逮此秋暘載獲載春陰雨害之穡人罔功我發庫泉以實高廩曷敕雨官遄止其淫旣曠我場萬杵皆作待此坻京援我溝壑英文烈武雨霽在余稽首告病



其忍弗圖尚饗

謝晴祝文

賞罰在朝吏申明之及其有愆吏得正之雨暘在天神奉行之及其不時神得請之惟吏與神各率其職有求必獲則無虛食淫雨旣止惟神之功肴酒匪報惟以告衷尚饗

開湖祭禱吳山水仙五龍三廟祝文

抗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菱葑如目之有翳翳久不治目亦將廢河渠有膠舟之苦鱗介失解網之惠六池化爲咎井而千頃無復豐歲矣是用因

賑卹之餘資興開鑿之利勢百日奏功所患者淫雨千夫在野所憂者疾癘庶神明之陰相與人謀而協濟魚龍前導以破堅菰葦解拆而迎銳復有唐之舊觀盡四山而爲際澤斯民於無窮宜事神之益勵我將大合樂以爲報豈徒用樽酒之薄祭也尚饗

謝吳山水仙五龍三廟祝文

西湖堙塞積歲之患坐閱百吏熟視而歎惟愚無知妄謂非難禱于有神陰假其便不愆于素咸出幽贊大堤雲橫老葑席卷歷時未幾功已過半嗣



東坡全集 卷之九十九  
事告終來哲所繕神卒相之罔啖民願肴酒之報  
我愧不腆尚饗

潁州謁文宣王廟祝文

軾以諸生遭遇入侍帷幄出典民社莅事之始祇  
見于學先聖先師實臨之敬行所聞敢忘其舊尚  
饗

謁諸廟祝文

軾以侍臣出守承宣上意以民爲本祇敬事神所  
以芘民莅事之始祇見祠下尚饗

德音到州祭諸廟祝文

維年月日具位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  
于某神上清儲祥宮成敷宥四海均福于下有詔  
守臣凡在秩祀罔不祇薦維神導和却沴保民無  
疆以稱朝廷至仁之意尚饗

祈雨迎張龍公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月丙辰朔二十五日庚  
辰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蘇軾謹  
請州學教授陳師道并遣承務郎迨以清酌庶羞  
之奠敢昭告于昭靈侯張公之神稽首龍公民所  
祇威德博而化能潜能飛食于潁人淮潁是依受



東坡全集 卷之九  
命天子命服有輝爲國庇民凡請莫違歲旱夏秋  
秋穀旣微冬又不雨麥稿而腓閔閔農夫望歲畏  
饑並走羣望莫哀我欷於赫遺蛻靈光照幃惠肯  
臨我言從其妃翮舞雩詠薦其潔肥雨雪在天公  
執其機游戲俛仰千里一麾被及淮甸三輔王畿  
積潤滂流浹日不晞我率吏民鼓鐘旄旂拜送于  
郊以華其歸尚饗

送張龍公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一月乙酉朔十日甲午  
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

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敢昭告于昭靈侯張公之神赫赫龍公甚武  
且仁赴民之急如謀其身有不應祈惟汝不虔我  
自洗濯齋居誠陳旱我之罪勿移於民公顧聽之  
如與我言玉質金相其重千鈞惠然首來其者四  
人眷此行宮爲留浹辰再雨一雪旣洽且均何以  
報之榜銘皆新詔公之德于億萬年惟師道追復  
餞公還咨爾庶邦益敬事神尚饗

立春祭土牛祝文

三陽旣應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丹青設



象蓋惟風俗之常耕獲待時必有陰陽之助仰惟  
靈德佑我穡人尚饗

謝晴祝文

吏旣不德致災病民一雨一霽輒號于神風回雪  
止農事並作神則有功吏亦知忤凍餒之蘇其賜  
不貲嗟我吏民爲報之微尚饗

祈雨僧伽塔祝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三月甲申朔十二日乙未  
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新知揚州軍州事克淮南  
東路兵馬鈐轄蘇軾謹以香燭茶果之供敢昭告

于大聖普照王之塔淮東西連歲不稔農末皆病  
公私並竭重以浙右大荒無所仰食望此夏田以  
日爲歲大麥已秀小麥已孕時雨不至垂將焦枯  
凶豐之決近在旬日軾移守廣陵所部十郡民窮  
爲盜職所當憂才短德薄救之無由伏願大聖普  
照王以解脫力行平等慈噫欠雲雷咳唾雨澤救  
焚拯溺不待崇朝敬瀝肝膽尚鑒聽之尚饗

定州謁諸廟祝文

惟皇上帝分命群祀降釐下土惟我元后臨遣近  
臣鎮撫一方幽明雖殊保民惟均莅事之始祇見



祠下若賦政疵類敢逃其罰雨暘以時疾疫不作亦竊有望于神尚饗

謁文宣王祝文

軾以諸生進位于朝入叅侍從出典方面莅事之始祇見廟下居敬行簡以臨其民軾雖不敏請事斯語尚饗

北嶽祈雨祝文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寅朔十六日丁巳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及管內勸

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敢以制幣茶果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北嶽安天元聖帝都城以北燕薊之南旣徂歲而不登又歷時而未雨公私並竭農末皆傷麥將稿而禾未生民旣流而盜不止豐凶之決近在浹辰溝壑之憂上貽當宁仰止喬嶽食于朔方卷舒雲霓呼吸雨霽若其安視小民之急何以仰符上帝之仁軾以短才謬膺重寄儻有罪以致旱寧降罰于微躬今者得請于朝齋居以禱旦夕是望吁嗟而求雨我夏田兼致西成之富實茲邊廩少寬北顧之憂拜賜以時敢忘其報



尚饗

立春祭土牛祝文

木雨太夏田兼延西  
敢昭告于勾芒之神木鐸傳音官師相做土牛示  
候稼穡將興敢徼福于有神庶保民於卒歲無作  
水旱以登麥禾尚饗

春祈北嶽祝文

西起太行東屬碣石南至于河皆神所食吏謹刑  
政農畢其力風雨時若則神之職方此東作敬薦  
其絜錫之豐歲以昭靈德尚饗

春祈諸廟祝文

天既佑民必期於無害農惟望歲敢請于有神願  
疾沴之不興庶風雨之時若敢忘舊典以報豐年  
尚饗

祈雨諸廟祝文

其神之靈去歲之秋民苦饑饉望此一麥以日爲  
歲不雨彌月敢以病告與其救之於已竭不若起  
之於未枯敢冀有神時賜甘澤豐登之報我其敢  
忘尚饗

定州辭諸廟祝文

軾得罪于朝將適嶺表雖以謫去敢不告行區區



東坡全集 卷之九十九  
之心神所鑒聽尚饗

告文宣王祝文

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鈎用於一君而爲無窮之遺教身不寵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以道而鳴肆筆成書吐辭爲經炳然不渝言若丹青久而愈盈聲非雷霆瞽者可以使剔目以核視瞶者可以使抉耳以聾驚柰何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載空言於典籍示後世之儀刑回狂瀾於旣倒支大厦於將傾揭日月之昭昭破陰氛之冥冥嗟乎一氣之委和與萬物之至精或爲淮夷之

蟪珠或爲雲漢之華星雖光輝之成彩未離乎散聚以流形豈若王之道德愈久而彌明曄曄而華涵涵而停融而在天者爲雲漢之文章結而在地者爲山嶽之元靈詭然如龍翔鳳躍純乎王振而金聲嗟嗟元王德博難名某奉王命俯臨邊城畝有滯穗境無交兵鳴王載道紛袍在庭有踐邊豆有豐粢盛敢用昭薦饗于克誠尚饗

告顏子祝文

志不行于時而能驅世以歸仁澤不加于民而能顯道以終身德無窮通古難其人惟公能之絕世



東坡全集 卷之九  
離倫富貴不義視之如雲飲止一瓢不憂其貧受  
教孔子門人益親血食萬世配享惟神敢不昭薦  
公平有聞

告五嶽祝文

相天以育物者五方之帝也配地以作鎮者五嶽  
之神也天爲真君帝爲真宰五嶽者三公之象也  
某叨受朝寄出守藩土神不虐罰民有豐歲敢用  
告誠以謝靈貺

秋賽祝文二首

惟神聰明爲民依庇宜秩典祀欽奉靈祠况農事  
之肇興賴神靈之降宥一邦蒙惠已膺風雨之時  
百里有嚴將享秋冬之報

又

惟神光昭祀典幽贊化功享廟食以惟嚴垂介福  
而無爽屬茲豐歲爰舉舊規式陳蠲潔之儀冀報  
有年之慶

杭州禱觀音祈晴祝文

三吳之災連歲不稔尚賴朝廷之澤大分倉廩之  
陳乃眷疲羸僅免流殍今者淫雨彌月秋成半空  
未惟嗣歲之憂將有流離之懼我大菩薩行平等



慈觀此衆生皆同赤子反雨暘於指顧化豐歉於  
斯須雖某等不德而召災念斯民無辜而可憫願  
興慈率一拯含生

謝觀音晴祝文

民無常心固何知於帝力天作淫雨當有感於佛  
慈慧光照臨陰沴消復拯農工於溝壑寬吏責於  
簡書某等共銜不報之恩願頌難名之德恭馳梵  
宇少薦微誠

祈晴祝文

常平之政覩歲美惡操其贏虛以馭農末秋穀未  
登已食其陳嗣歲之虞當歛其新迨茲秋暘載穫  
載春陰雨害之穡人罔功我發庫泉以實高廩盍  
勅雨官遏止其霽旣暎我場萬杵皆作待此坻京  
援我溝壑不顯大神雨霽在予匪民焉依其忍弗  
圖

謝晴祝文

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蒙神之休猶得中蒸薄奠匪  
報式昭厥誠

祈雨祝文

六月不雨乃時之常或霖或霽於稼則傷稼將有



秋民饑所望某也不德守此一方罪在守臣無俾  
民殃人不能神易雨而賜神其聽之庶乎降康

謝雨祝文

竊以農事告成旱魃爲沴寢罹焦爍之害遂稽收  
刈之勤自非降靈大庇群俗以下膏澤之賜庶有  
豐盈之期實神助之使然豈愚誠之能致是用特  
臨神宇再款眸容輒傾涓潔之誠仰答靈威之祐

祈雪霧猪泉祝文

噫嘻我民何辜于天不水則旱于今年天未悔  
禍百日不雨雪不斂塵麥不蓋土天子命我禱于

山川側聞此山神龍之淵躬拜稽首敢丐一勺得  
雪盈尺牲酒是酢

祈雪祝文

水旱輒求惟吏之羞有求不倦惟神之休乙卯之  
雪膚寸而已如燔輿薪救以勺水嘉肴旨酒旣謝  
且祈願終其賜盈尺爲期

祭勾芒神祝文

夫帝出乎震神實輔之茲日立春農事之始將平  
秩於東作先恭授於人時乃出土牛以示早晚惟  
神其祐之春律旣應農事將作爰出土牛以爲耕



東坡全集 卷之九  
候維爾有神實左右之雨暘以時螟螣不作以克  
有年敢忘其報

祭佛陀波利祝文

積雪始消陰沴再作小民無辜弊于饑寒草木昆  
虫悉罹其虐並走群望祈而未報意雨霽有數非  
神得專惟我大士含法分無爲不入塵數願以大  
解脫力作不可思議事愍此無生豁然開明盡二  
月晦雨雪不作大拯羸餓以發信根此大布施寶  
無限量惟大士念之

祭常山神祝文

吏實不德無以道迎順氣消復災沴惟神之求神  
亦閔其不才而嘉其勤凡有告請靡所不荅乃者  
有謁乎神卽退之三日時雨周洽去城百里而近  
蝗獨不生凡我吏民孰不歸德于神然而一雨之  
後彌月不繼百里之外蠹生如初豈神能變應於  
前不能應於後能卹其近不能卹其遠蓋吏不稱  
職政刑失中戾于民心以不能終神之賜而我州  
之民比歲饑殍凋殘之餘不復堪命若又不熟則  
流離之禍其莫知所止矣神之聰明其忍以吏不  
稱職之所致而不卒救之歟今夏麥垂登而秋穀



東坡全集 卷之九十九  
將稿若時賜霈澤驅攘蟲災以完我西成之資歲  
秋九月當與吏民復走廟下

祭泗州塔祝文

淮南東西連歲不稔士農皆病公私並竭重以浙  
右大荒無所仰食望此夏苗以日爲歲大麥已秀  
小麥初孕時雨不至垂將焦枯豐凶之決近在旬  
日某移牧廣陵所部十郡民窮爲盜吏職所憂才  
短德薄救之無術伏願大聖普照王以解脫力行  
平等慈噫欠風雷咳唾雨澤救焚拯溺不待崇朝  
敬瀝肝膽尚矜聽之

某上承府檄旁採民言供奉安輿願登法座伏願  
江海貢潤龍天會朝布爲二日之霖適副一邦之  
望

禱龍水祝文

雲布多峯日有焚空之勢雨無破塊人懷暵虐之  
憂雖屢叩於明靈終未懷於通感府主舍人存心  
爲國俯念輿民燃香霽以禱祈對龍湫而懇望伏  
願明靈敷感使雨澤以旁滋聖化荐臻致田疇之  
益濟

祈晴祝文



東坡全集 卷之九十九  
均糴之法著于甲令視歲豐凶以馭重輕歲且中  
熟雨則害之如此失時公私交病神食此土民命  
係焉無俾歟荒以作神羞

偈二十首

靈感觀音偈 并引

或問居士佛無不在云何僧榮所常供養觀世音  
像獨稱靈感居士答言譬如靜夜天清無雲我目  
無病未有舉頭而不見月今此畫像方其畫時工  
適清淨又此僧榮方供養時秉心端嚴不入諸相  
無有我人衆生壽者則觀世音廓然自現爾時居

士作此言已心開形解隨其所得而說偈言

夫物芸芸各升其英爲天蒼蒼爲日月星無在不  
在容光則明知我大士淵兮淨神妙湛生光卽光  
爲形亭亭空中靡所倚憑眷此幻身如鬼如氓生  
則囿物軒昂權衡地所不載而能空行滅則蕩空  
附離四生不可控搏矧此亭亭涕淚請救搏頰頓  
纓如月下照著心寒清不因脩爲得法眼淨碎身  
微塵莫報聖靈

無名和尚頌觀音偈 徐因饒州人

我觀諸佛及菩薩皆以六塵作佛事雖有妙智如



東坡全集 卷之六十九 三、四  
觀音根性亦自聞思復佛子流蕩無始劫未空言  
語文字性譬如多財石季倫知財爲害不早散手  
揮金寶棄溝壑不如施與貧病者纍纍三百五十  
珠持與觀音作纓絡

送壽聖聰長老偈

并敘

佛說作止任滅是謂四病如我所說亦是諸佛四  
妙法門我今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滅則無作作則  
無止止則無任任則無滅是四法門更相掃除火  
出木盡灰飛煙滅如佛所說不作不止不任不滅  
是則滅病否卽任病如我所說亦作亦止亦任亦

滅是則作病否卽止病我與佛說旣同是法亦同  
是病昔維摩詰默然無語以對文殊而舍利弗亦  
復默然以對天女此二人者有何差別我以是知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時長老聰師自筠來黃復歸  
於筠東坡居士爲說偈言

珍重壽聖師聽我送行偈願閔諸有情不斷一切  
法人言眼睛上一物不可住我謂如虛空何物住  
不得我亦非然我而不然彼義然則兩皆然否則  
無然者

朱壽昌梁武懺贊偈

并敘



我觀世間諸得道者多因苦惱苦惱之極無所告  
訖則呼父母父母不聞仰而呼天天不能救則當  
歸命於佛世尊佛以大悲方便開示令知諸苦以  
愛爲本得愛則喜犯愛則怒失愛則悲傷愛則懼  
而此愛根何所從生展轉觀察愛盡苦滅得安樂  
處諸佛亦言愛別離苦父母離別其苦無量於離  
別中生離最苦有大長者曰朱壽昌生及七歲而  
母捨去長大懷思涕泣追求刺血寫經禮佛懺悔  
四十餘年乃見其母念報佛恩欲度衆苦觀諸教  
門切近周至莫如梁武所說懺悔文旣繁重旨亦

淵祕一切衆生有不能了乃以韻語諧諸音律使  
一切人歌詠讚歎獲福無量時有居士蜀人蘇軾  
見聞隨喜而說偈曰

長者失母常自念言母本生我我生母去有我無  
母不如無我誓以此身出生入死母若不見我亦  
隨盡在衆人中猶如狂人終日皇皇四十餘年乃  
見其母我初不記母之長短大小肥瘠云何一見  
便知是母母子天性自然冥契如磁石鍼不謀而  
合我未見母不求何獲旣見母已卽無所求諸佛  
子等歌詠懺文旣懺罪已當求佛道如我所說作



東坡全集 卷之六  
求母觀

王石偈

嘻嘻呀呀三伏中草木生煙地生火遺君玉石百  
有八願君置之白石盆注以碧蘆井中泉遣君肝  
肺涼如水熱惱旣除心自定當觀熱相無去來寒  
至折膠熱流金是我法身一呼吸寒人者冰熱者  
火冰火初不自寒熱一切世間我四大畢竟誰受  
寒熱者願以法水浸摩尼當觀此石如瓦礫

地獄變相偈

我聞吳道子初作酆都變都人懼罪業兩月罷屠

宰此畫無實相筆墨假合成譬如說食飽何從生  
怖汗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若人了此言地獄  
自破碎

十二時中偈

十二時中常切覺察遮箇是什麼十二月二十日  
自泗守席上回忽然夢得箇消息乃作偈曰  
百滾油鑪裏恣把心肝爍遮箇在其中不寒亦不  
熱似則是似是則未是不唯遮箇不寒熱那箇也  
不寒熱咄甚叫做遮箇那箇

無相庵偈



東坡全集 卷之九  
出庵見庵入庵見圓問此圓相何所因起非土非木亦非虛空求此圓相了不可得乃至無有無有亦無是中有相名大圓覺是佛心也是諸魔種

送海印禪師偈

海印禪師紀公將赴峨眉往別太子少保趙公於三衢公以三詩贈行復枉道過某於齊安亦求一偈公以元臣大老功成而歸某以非才竊祿得罪而去禪師道眼了無分別迺知法界海惠照了萬殊大小從橫不相留礙直從巴峽逢僧晏道到東坡別紀公當時半破峨眉月還在平羌江水中請

以此偈附于三詩之末

南屏激水偈

水激之高如所從來屈 杓報盡而止止不先平於以觀法

觀藏真畫布袋和尚像偈

拄杖指天布袋着地棹却數珠好一覺睡

木峰偈

元豐七年臘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普照王塔過襄師房觀所藏佛骨舍利捨山木一峯供養乃說偈言



楞然無根生意未斷劫火洞然為君作炭

### 寒熱偈

今歲大熱八十餘日物我同病是熱非虛方其熱時謂不復涼及其既涼熱復安在凡此寒熱更相顯見熱既無有涼從何立令我又復認此為涼後日更涼此還是熱畢竟寒熱為無為有如此分別皆是衆生客塵浮想以此為達無有是處使謂為迷則又不可如火燒木從木成炭從炭成灰為灰不已了無一物當以此偈更問子由僕在黃州戲書為江夏李樂道持去後七年復相見京師出此

書茫然如夢中語也元祐戊辰六年三月三日

### 佛心鑑偈

軾第三子過蓄烏銅鑑圓徑數寸光明洞澈元豐八年十一月二日游登州延洪禪院院僧文恭方造釋迦文像乃捨為佛心鑑且說偈云  
鑒中面像熱時炎無我無造無受者心花發明照十方還度如是常沙衆

### 戲荅佛印偈

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床



養生偈

閑邪存誠練氣養精一存一明一練一清清明乃  
極丹元乃生坎離乃交梨棗乃成中夜危坐服此  
四藥一藥一至到極則處幾費千息閑之廓然存  
之卓然養之郁然煉之赫然守之以一成之以久  
功在一日何遲之有

易曰閑邪存其誠詳味此字知邪中有誠無非  
邪者閑亦邪也至於無所閑乃見其誠者幻滅  
滅故非幻不滅

送僧應託偈

蘇壽明巢穀僧應託與東坡居士皆眉人也曾于  
黃岡將之廬山作偈送之

一般口眼兩般腸肚認取鄉人聞早歸去

王晉卿前生圖偈

王晉卿得破墨三昧又嘗聞祖師第一義故畫邢  
和璞房次律論前生圖以寄其高趣東坡居士既  
作破琴詩記夢異矣復說偈言

前夢後夢真是一此幻彼幻非有二正好長松水  
石間更憶前身後身事

東坡居士過龍光求大竹作肩輿得兩竿時



東坡全集 卷之九十九  
南華珪首座方受請爲此山長老乃留一偈  
院中須其至授之以爲他時語錄中第一問  
斫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滴曹  
溪水漲起西江十八灘

南華長老寵示四頌事忙只還一偈

宿業相纏四十年常行八棒十三禪今看衲衣歸  
王局可憐化作五通仙

東坡全集第九十九卷

東坡全集第一百卷

西蜀後學張養正校正

聶紹昌編刻

明正

送于役失官東歸

世俗之患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  
取以爲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  
爲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  
爲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  
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惟不與於已者則不惑亦  
不悲夫惑則悲不惑則不悲人宜以惑者爲正歟  
抑將以不惑者爲正歟以不惑者爲正則不悲者



東坡全集 卷之十一  
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以爲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爲吾者。猶存則吾猶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忍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爲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爲正。而以知我之粗者爲正。是得爲正也歟。故吾願爲子言其正。子將終身樂而不悲。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慎改竄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烟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予云。鷗不善沒。改作波字。二詩改兩字。便覺一篇。



東坡全集 卷之一  
神氣索然也

捨銅龜子文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予無舍利可捨獨捨盛舍利者敬爲四恩三有捨之故人王頤爲武功宰長安有脩古塔者發舊葬得之以遺予予以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存藏私印或以速壞貴舍利而賤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物豈有是哉予其并捨之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

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鍾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鍾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道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鍾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旣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



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 問養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



東坡全集 卷之三百  
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噍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噍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怪石供

禹貢青州有鈇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王者今

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爲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爲之不巳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爲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旣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無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



爲群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  
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  
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  
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况此石雖然願受此供  
灌以墨池水強爲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  
供禪師而力不能辨衣服飲食卧具者皆得以淨  
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  
州東坡雪堂書

後怪石供

蘇子旣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

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  
以可食易無用于旣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  
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  
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  
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  
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  
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  
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  
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太息送秦少章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為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

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為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尔二三子亦自以為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朞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烏乎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于家三年然後出之



藥誦

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願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甌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

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薰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薰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麩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伏苓麩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爲藥使人誦之日三日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甌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伏苓多矣居士則歌以荅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今味無味之味五味備今伏苓麻麥有時而匱今有則



東坡全集 卷之百  
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既今烏乎噫嘻館客不終以  
是為愧兮

補龍山文 并引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温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  
温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  
今世不見此文予乃戲為補之曰

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群哲壺歌雅  
奏緩帶輕帽為中觴一笑粲發梗楠競秀榆柳  
獨脫騷騷交驚驚蹇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  
服囚首枯顛茁髮維明將軍度量閎達容此下士

顛倒冠鞵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

爵 右嘲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  
壑散髮箕踞隊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  
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  
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  
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

殺 右解嘲

東坡酒經

南方之氓以糯與粳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



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麩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麩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羸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麩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壅按而并泓之三日而并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麩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

有五日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筭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筭半日取所謂羸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麩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擱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筭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罪言



東坡全集 卷之百一  
吾聞肉食之憂非藿食者所宜慮也府居之謀非  
巷居者所宜慮也分之所不及義之所弗出也義  
之所弗出利之所不釋也犯義者惑維卒不自克  
作罪言萬夫之望萬夫所依匪才尚之而量包之  
丘山之憾一笑可散芥蒂之讐千河不收嗚呼寧  
我容汝豈汝不可神之聽之終和而同乎乘人之  
氣决之易耳解枝觸猜是惟難哉水激則旱其傷  
淫夷矢激則遠行將安追嗚呼佐涉者湍佐鬪者  
呼柴不立其愚乃可以須愛心之偏其辭溢妍惡  
心之厚其辭溢醜惟仁人之言愛惡兩捐廣大恬

愉上通于天嗚呼善言未升貧客瞰門曷以壽我  
公侯承之天道好還莫適後先人事喜復無常倚  
伏前之所是事定而偷今之所是後當焉如嗚呼  
禍不在先亦不在天還隱其心有萬其全疾惡過  
義美惡易位矯枉過直美惡同則如食宜饅饜則  
為度如酌孔取劇則荒舞嗚呼乃陰乃陽神理所  
藏一弛一張人道之常

論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  
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



東坡全集 卷之百一  
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記講筵

秘書監侍講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邇英閣堯俞致謝上遣人宣召曰卿以博學參預講筵宜尊所聞以輔不逮堯俞講畢曲謝上復遣人宣諭卿講義淵博多所發揮良深嘉歎是日上讀三朝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真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勵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陰日

見一羊自擲道左恠問之曰今日苟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真宗皇帝小善耳然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天下富其源蓋出于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殺鷓鷯之牛以爲是心足以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及于百姓豈不能哉蓋不爲耳外人皆云皇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違而過之且勅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某時爲右



東坡全集 卷之百一十五  
史奏曰臣今日十五日侍邇英殿竊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真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螻蟻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意望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無任大願

### 天華宮

天華宮在羅浮山之西蘇軾曰南漢主建有甘露羽蓋等亭雲華閣命中書舍人鍾有章作記初南漢主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去延祥寺西北有兩

峰相疊一洞對流可以爲宮訪之得其地又夢金龍起於宮所遂改爲黃龍洞此地卽葛仙西庵至宋朝革命四方僭叛以次誅服劉氏懼焉將欲潛遁羅浮爲狡兔之穴又命於增江水口鑿濠通山往來山峒倉卒爲航舟之計開寶四年乃始歸命則知劉氏爲寶宮於山間無事則爲臨賞之樂警急則爲逋逃之所其計窘矣

### 錫杖泉

錫杖泉在羅浮寶積寺卽景泰禪師卓錫之地亦謂之卓錫泉蘇軾曰予昔自汴入淮泛江泝漢歸



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澁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之甘於井也審矣予來嶺外自楊子江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亦益勝今日遊羅浮酌景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水又在下矣嶺外惟惠人喜鬪茶此水不虛出也

### 白水山

白水山在象頭南蘇軾曰羅浮之東麓也有懸泉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縋石四五丈不

能及旁有巨人跡數十謂之佛跡巖巖西故有院亦曰佛跡

### 縣榜

先朝值夷狄懷服兵革寢息而又體質恭儉在位四十有二年宮室苑囿無所益故民無暴賦橫徭而生齒歲登墾田日廣至于法令則去苛慘尚寬簡守令則進賢良退貪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孝行廣惠以廩憚獨寬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筭弛鹽權之利故能道迎休祥年穀登衍其裕民之德固已浹肌膚而淪骨髓矣然猶慊然憂下民



之疾疠無良劑以全濟於是詔太醫集名方曰簡  
要濟衆凡五卷三策鏤板模印以賜郡縣俾人得  
傳錄用廣拯療意欲錫以康寧之福躋以仁壽之  
域已而縣與律令同藏殆逾一紀窮遠之民或莫  
聞知聖澤壅而不宣吏之罪也乃書以方版揭之  
通會不獨流傳民間瘡痍愈疾亦欲人人知上恩  
也後之君子儻不以是爲誚歲一檢案之使無遺  
毀焉嘉祐七年正月日

擬作二首

代侯公說項羽辭

并敘

漢與楚戰敗於彭城太公間走見獲於楚項羽常  
置軍中以爲質漢王遣辯士陸賈說項羽請之不  
聽後遣侯公羽許之遂歸太公侯公之辯過陸生  
矣而史闕其所以說羽之辭遂探其事情以補之  
作代侯公說項羽辭

漢王四年遣辯士陸賈東說項王請還太公項羽  
弗聽賈還漢王不懌者累日左右計無所出侯公  
在軍中而末知名乃超進而言曰秦爲無道荼毒  
天下戮人之父刑人之子如刈草菅大王奮不顧  
身建大義除殘賊爲萬民請命今秦氏已誅天下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且定民之父子室家皆得保完以相守也其慶大矣宜與太公享萬歲無窮之歡不幸太公拘於強讎以重大王夙夜之憂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諸臣未有輸忠出奇以還太公之屬車蹈義死節以折項羽之狼心者臣恐天下有以議漢爲無人矣此臣等之罪也臣願先卽辱國之誅漢王噓噓曰吾惟不孝不武而太公暴露拘辱於楚者三年矣吾重念天下大計未獲卽死之此吾所以旦夜痛心疾首東嚮而不忘也顧爲之柰何侯公曰臣雖不敏願大王假臣革車一乘騎卒十人臣

朝馳至楚壁而暮與太公驂乘而歸可乎漢王慢罵曰腐儒何言之易也夫陸賈天下之辯士吾前日遣之智窮辭屈抱頭鼠竄顛狽而歸僅以身免若何言之易也侯公曰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則喪氣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則挫心大王前日之遣賈也恃之爲必能之人望之有必集之事今賈乃困辱而歸是大王氣喪而心挫也宜有以深鄙臣也且大王一失任於陸賈乃遂懲艾以爲無足使令者是大王示太公之無還期待天下爲無士也漢王曰吾豈忘親者耶顧若無足以辦此且項王陰



伎不仁徒觸其鋒與之俱靡耳侯公曰昔趙平原君苦秦之侵欲結楚從也求其可與從適楚者二十人蓋擇於門下也食客數千得十九焉其一人無得也最下客毛遂請行平原君不擇而與之俱卒至強楚廷叱其王而定從於立談之間者毛遂功也日者趙王武臣見獲於燕以其臣陳餘張耳之賢擇人請王往者十輩無一返者終於養卒請行朝炊未終乃與趙王同載面歸此大王之所知者臣乃今日願爲大王之毛遂養卒大王何慊不辱平原餘耳之聽哉漢王曰善卽飭車十乘騎卒

百人以遣侯公侯公至楚晨扣軍門謁項王曰臣聞漢王之父太公爲俘囚臣切慶大王獲所以勝於漢者前日漢王遣使請之而大王不與至將烹焉臣切弔大王似不卹楚矣項王嗔目大怒叱侯公曰若自薦死乃欲爲而主行說以僥倖也且吾親與人角而獲其父固將甘心焉今乃言無卹者何也侯公曰臣以區區之身備漢之使而有謁於大王故大王以臣爲漢游說而忘忠楚也大王試幸聽之使其言有可用則楚漢之大利兩君之至歡豈臣之私幸也使其言無可用則臣徐蹈鼎鑊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以從太公之烹蓋未晚也項王曰太公之不得歸必矣若將何言侯公曰夫漢王失職怏怏而西因思歸之士收豪傑之伍舉梁漢之師下巴蜀之粟并三秦定齊魏日引而東以與大王決一旦之命大王視其志固將一天下朝諸侯建七廟定大號爲萬世基業耶抑將區區徇匹夫之節爲曾參之孝而已者耶且連兵帶壘與楚百戰以決雌雄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大王軍覆將死自救不暇凡所以運竒決敵爲大王之勅敵者在漢王與諸將了事耶抑太公實爲之也耶雖庸人孺子固知之然

則太公獨一亡似人耳不足爲楚漢之輕重大王幸虜獲之而禍福實係焉視其用之如何耳得所以用而用之者強失所以用而用之者亡苟爲失其所用未若不獲之爲善也大王所以久拘而不歸者固以要之誠是也且要而能致之則權在我要而不能致則權在人權之所在以戰必克則要者名也歸者實也大王苟不得志於名當速收効於實無爲兩失而自遺其患是以臣竊爲大王慎惜此舉也大王固嘗置之俎上而命之矣彼報之曰必欲烹之願分羹焉且父子相愛之情豈相遠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哉方漢王窘於彭城二子同載推墮捐之弗顧也  
安知其視父不與子同也太公之囚楚者三年矣  
彼誠篤於愛父固將捐兵解甲膝行頓顙楚之轅  
門爲之請一旦之命今勵士方力督戰方急無一  
日而忘與楚從事此其志在天下無以親爲也大  
王今不歸之以收其實將久留之以執其名故曰  
似不卹楚也項王怒氣少息徐曰顧吾所讎者漢  
王爾其父何與耶且漢王親以其身投吾掌握者  
數矣我常易而釋之今乃曰東向必欲亡楚而後  
已故吾深讎之欲菹醢其父聊快於一時况與之

歸耶侯公曰辱大王幸賜聽臣臣請言其不可者  
夫首建大義誅暴秦者惟楚世爲賢明顯名於天  
下者惟楚天下豪傑樂從而爭赴者惟楚被堅執  
銳爲士卒先所向摧靡莫如大王兵強將武百戰  
百勝莫如大王諸侯畏惜惟所號令莫如大王割  
地據國連城數十莫如大王大王持此數者以令  
天下朝諸侯建大號何待于今然而爲之八年智  
窮兵敗土疆日促反爲漢雌大王嘗自知其所以  
失乎項王曰吾誠每不自知如公言焉公試論吾  
所以失者侯公曰大王知夫博者事乎夫財均則



氣均氣均則敵偶然後勝負之勢決於一時今大王求與漢博方布席徒手未及投地而驟以已資推遺之已而財索氣竭徒手而校之則大王之勝勢去矣夫仁義禮智所以取天下之資而制敵之具也大王乃棄資委具以爲無所事以故漢皆獲而收執之此所以自引而東視大王如無也項王曰何謂棄資委具侯公曰夫秦民之不聊生久矣漢王之入關也秋毫無所犯解秦之罟約法三章民大慶悅惟恐其不王秦也大王之至燔燒屠戮酷甚於秦秦人失望何以爲仁大王始與諸侯受

約懷王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叩關決戰降俘其主以待大王而大王皆約遷之南鄭何以爲信大王以世爲楚將方舉大義不立其後無以令天下遂共立懷王而稟聽之及天下且定乃陽尊爲帝而放殺之何以爲義以范增之忠陳平之智韓信之勇皆人傑爭天下者視此三人爲之存亡然而增死於疑平信去而不用何以爲智是以漢王於其入關也天下歸其仁其還定三秦也天下歸其信爲義帝縞素也天下歸其義其用平信也天下歸其智此四者大王素有之



資可畜之具惟其委棄而不用故漢皆得而收執之是以大王未得所以稅駕也方今之勢漢王者高資富室也大王者窶人也天下者市人也市人不趨窶人而趨高資富室明矣然則大王今日之資恃有一太公爾天所以相楚也今不歸之以伸區區之信義紆旦夕之急臣恐漢人怒氣益奮戰士倍我是大王又以其資遺漢且將索然而爲窮人矣此臣所以爲大王寒心也夫制人之與見制於人克人之與見克於人豈同日而語哉願大王熟計之項王曰孤所以恩漢者亦至矣然去輒背

我今其父在此猶日急鬪誠一旦歸之徒益其氣爾侯公曰不然臣聞懷敵者強怒敵者亡大王於漢有足懷而制之乃欲怒而鬪之臣意天溺大王之衷將遂孤楚矣大王誠惠辱一介之使護太公且致言漢王曰前日太公播越於外羈旅敝軍獲侍盥沐者三年于茲而君王方深督過之是以下國君臣未敢議太公之歸今君王勅駕迎之孤恐久稽君王旦暮問安侍膳之歡敢不承令敬遣下臣衛送太公之屬車以還行宮孤亦願自今之日與君王捐忿與瑕繼平昔之歡君王有以報不穀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者皇天后土實與聞之如此而漢不解甲罷兵以  
荅大義則曲在彼矣大王因之號今士卒以趨漢  
王此秦所以獲晉惠公也今大王不辱聽臣臣無  
所受命而歸漢王固將慟哭於軍曰楚之讎我者  
深矣使者再返而太公不歸矣且號爲舉大義除  
殘賊拯萬民終之有不共戴天之讎何面目以視  
天下今日之事有楚無漢有漢無楚吾將前死楚  
軍不返顧矣漢王持此感怒士心整甲而趨楚軍  
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屍也項王曰善吾聽公  
姑無烹公第還語而王令罷兵吾今歸之矣侯公

曰此又不可夫智貴乎早決勇貴乎必爲早決者  
無後悔必爲者無棄功王陵楚之驍將也一旦亡  
去漢大王拘執其母將以還陵也而其母慷慨對  
使者爲陵陳去就之義勅陵無還遂伏劍而死故  
天下皆賢智其母而莫不哀其死也今太公幽囚  
鬱抑於大王之軍久矣今聞使者再返而大王無  
意幸赦還之臣竊意其變生於無聊不勝恚辱之  
積一旦引決以蹈陵母之義則大王悔恐自失雖  
欲回漢軍之鋒不可得矣臣聞來而不可失者時  
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方今大王糧匱師老無以



東坡全集 卷之三  
支漢而韓信之軍乘勝之鋒亦且至矣大王雖欲解而東歸不可得矣臣願大王因其時而用其機急歸太公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大王解甲登壇建號東帝以撫東方之諸侯亦休兵儲粟以待天下之變漢王老且厭兵尚何求哉固將世爲西藩以事楚矣項王大悅聽其計引侯生爲上客召太公置酒高會三日而歸之太公呂后旣至漢王大悅軍皆稱萬歲卽日封侯公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者故號斗國君焉

擬孫權答曹操書

權白孟德足下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殺子布外擒劉備以自効書辭勤款若出至誠雖三尺童子亦曉然知利害所在矣然僕懷固陋敢略布昔田橫齊之遺虜漢高祖釋酈生之憾遣使海島謂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猶能以力自到不肯以身辱於劉氏韓信以全齊之地束手於漢而不能死於牖下自古同功一體之人英雄豪傑之士世亂則藉以剪伐承平則理必猜疑與其受韓信之誅豈若死田橫之節也哉僕先將軍破虜遭漢陵夷董卓



僭亂焚燒宗廟發掘陵寢故依表術以舉義師所指城邑響應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厭不幸此志未遂而無祿早世先兄伯符嗣命馳驅鋒鏑周旋江漢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之耻下以畢先將軍之志耳不意表術亦僭位號污辱義師又聞諸君各盜名字伯符提偏師進無所歸退無所守故資江東爲之業耳不幸有荆軻舞陽之變不以權不肖使統部曲以卒先臣之志僕受遺以來卧薪嘗膽悼日月之逾邁而歎功名之不立上負先臣未報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且權先世以德顯

於吳權若効諸君有非常之志縱不蒙顯戮豈不墜其家聲耶漢自桓靈以來上失其道政出多門宦官之亂纒息董卓之禍復興催汜未誅袁劉割據天下所恃惟權與公及劉備三人耳比聞卓已鯨鯢天子反正僕意公當掃除餘孽同獎王室上助天子與宗廟社稷之靈退守藩國無失春秋朝覲之節而足下乃有欺孤之志威挾天子以今天下妄引曆數陰構符命昔笑王莽之愚今竊歎足下蹈覆車也僕與公有婚姻之舊加之同好相求然自聞求九錫納椒房不唯同志失望天下甚籍



籍也劉備之兵雖少然僕觀其爲人雄材大畧寬而有容拙於攻取巧於馭人有漢高祖之餘風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忠義不替曩昔僕以爲今海內所望惟我二人耳僕之有張昭正如備之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國中文武之事盡以委之而見教殺昭與備僕豈病狂也哉古諺有之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僕與劉備實有唇齒相須之勢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到成都者吳蜀皆存也今使僕取蜀是吳不得獨存也蜀亡吳亦隨之矣晉以垂棘屈產假道於虞以伐虢夫滅虢是所

以取虞虞以不知故及禍足下意何以異此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言以身託人必擇所安孟德視僕豈惜此尺寸之土者哉特以公非所托故也荀文若與公共起艱危一旦勸公讓九錫意便憾使卒憂死矧僕與公有赤壁之隙雖復盡釋前憾然豈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歸朝一匹夫耳何能爲哉縱公不見害交鋒兩陣之間所殺過當今其父兄弟實在公側怨讎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數窘漢王及卽位猶下三族之令矧足下記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於九錫其肯赦



東坡全集卷之百  
僕於赤壁乎孔文舉與楊德祖海內奇士足下殺  
之如皂隸豈復有愛於權天下之才在公右者卽  
害之矣一失江東豈容復悔耶其言重幣幸勿復  
再

東坡全集第二自卷終

東坡全集第一自一卷

西蜀後學張養正校正

聶紹昌編刻

記游

余自海康適合浦連日大雨橋梁大壞水無津涯  
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西皆  
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蜚並海卽白石是日六月  
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星河滿天起坐四  
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  
稚子過在旁鼾睡呼不應所撰書易論語皆以自  
隨而世未有別本撫之而嘆曰天未欲使從是也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吾輩必濟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記時元符三年也

到杭州一遊龍井謁辨才遺像仍持密雲團爲獻  
龍井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  
一酌湖上壽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  
新泉皆甘冷異常當時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總  
師之遺迹見穎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峰塔  
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  
亦可一往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  
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  
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  
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但少閑人如  
吾兩人耳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  
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  
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紙畫字書不數  
字輒深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  
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清泉寺寺在蘄  
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  
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  
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鷄是日劇飲而  
歸

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  
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  
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  
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  
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懽甚有醉倒者此樂  
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為異物而

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架潮平地丈餘蕩  
盡無復孑遺矣追思曩時真一夢耳元豐四年十  
二月十二日黃州臨臯亭夜坐書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  
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  
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為潭深者礎石五丈  
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厓有巨人迹  
數十所謂佛迹也暮歸倒行觀山燒火甚俛仰度  
數谷至江山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  
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煑菜顧影頽然不復甚寐書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以付過東坡翁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  
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  
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屨青竹杖自挂百錢遊可  
恠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  
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  
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憶清賞初遊杳靄間如今不  
是夢真箇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  
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  
旋入開先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

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  
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地十餘日以爲勝絕不可勝  
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  
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  
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  
此山中僕廬山詩盡於此矣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  
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  
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挂鈎  
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四  
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  
已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  
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  
歷小巷民夷雜揉屠酤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  
掩關熟寢已再甦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問先生  
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  
去不知誨者未必得大魚也

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  
厚來過二主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  
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去徐州對

月酣歌美清夜今日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  
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  
復爲古人哀哉

吾故人黎錞字希聲治春秋有家法歐陽文忠公  
喜之然爲人質木遲緩劉貢父戲之爲黎穰子以  
謂指其德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一日聯騎出聞  
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幾落馬今吾謫海南  
所居有此霜實纍纍然二君皆入鬼錄坐念故友  
之風味豈復可見劉固不泯於世者黎亦能文守  
道不苟隨者也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五  
昔爲鳳翔幕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  
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  
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  
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王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  
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  
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  
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  
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  
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誰人念此翁蓋記原  
父語也原父既沒久矣尚有真父在每與語今復  
死矣何時復見此後傑人乎悲夫

懷古

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  
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  
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聞  
潤州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跡余  
感之賦詩其略曰四雄皆龍虎遺跡儼未列方其  
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化遷逝誰控搏况  
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嘆不得雍門彈  
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太白登古戰場詩云沈緬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呼豎子狂言非至公迺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故一放於酒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輦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卽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彭愷之子辜式吏頗知文章余嘗爲作哀辭字大年

脩養

已饑方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遙務令腹空當腹空時卽便入室不拘晝夜坐卧自便惟在攝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今我此身若少動搖如毛髮許便墮地獄如商君法如孫武令事在必行有犯無恕又用佛語及老聃語視鼻端白數出入息縣縣若存用之不勤數至數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不煩禁制自然不動數至數千或不能數則有一法其名曰隨與息俱出復與俱入或覺此息從毛竅中八萬四千雲蒸霧散無始以來諸病自除諸障漸滅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時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盡於此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潑茶  
煮藥皆美而有益正爾食之不輟可以長生其次  
井泉甘冷者皆良藥也乾以九二化坤之六二爲  
坎故天一爲水吾聞之道士人能服井花水其熱  
與石硫黃鍾乳等非其人而服之亦能發背腦爲  
疽蓋嘗觀之又分至日取井水儲之有方後七日  
輒生物如雲母狀道士謂水中金可養煉爲丹此  
固常見之者此至淺近世獨不能爲况所謂玄者  
乎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以我觀  
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不通  
言語故祖師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盡眼自有明  
醫師只有除翳藥何曾有求明藥明若可求卽還  
是翳固不可於翳中求明卽不可言翳外無明而  
世之昧者便將頽然無知認作佛地若如此是佛  
貓兒狗兒得飽熟睡腹搖鼻息與土木同當恁麼  
時可謂無一毫思念豈謂貓狗已入佛地故凡學  
者觀妄除愛自粗及細念念不忘會作一日得無  
所住第所教我者是如此否因見二偈警策孔君  
不覺聳然更以聞之書至此墻外有悍婦與夫相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毆詈聲飛灰火如猪嘶狗嗥因念他一點圓明正  
在猪嘶狗嗥裏面譬如江河鑿物之性長在飛砂  
走石之中尋常靜中推求常患不見今日鬧裏忽  
捉得些子元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導引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此語極有理又云  
真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泡在水此善譬  
喻者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僚友萬  
乘螻蟻三軍糠粃富貴而晝夜生死何謂神不全  
乎貧子笑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

明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嘗夢見乎  
曰多矣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爲存也曰皆有之貧  
子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問子  
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爲存死生之於夢  
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  
子自以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予嘗與其語故錄  
之

昨日太守楊君采通判張公規邀余出遊安國寺  
坐中論調氣養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難在去慾  
張云蘇子卿齧雪啖羶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



謂了生死之際矣然不免爲胡婦生子窮居海上  
而况洞房綺䟽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  
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爲記之

冬至後齋居常吸鼻液漱鍊令甘乃嚥下丹田以  
三十瓷器皆有蓋溺其中已隨手蓋之書識其上  
自一至三十置淨室選謹朴者守之滿三十日開  
視其上當結細砂如浮蟻狀或黃或赤密絹帕濾  
取新汲水淨淘澄無度以穢氣盡爲度淨瓷瓶合  
貯之夏至後取細研棗肉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酒  
吞下不限丸數三五日後服盡夏至後仍依前法

采取却冬至後服此名陽丹陰煉須清淨絕欲若  
不絕慾其砂不結

取首生男子之乳父母皆無疾恙者并養其子善  
飲食之日取其乳一升只半升已來亦可以硃砂  
銀作鼎與匙如無硃砂銀山澤銀亦得慢火熬煉  
不住手攪如淡金色可丸卽丸如桐子大空心酒  
吞下亦不限丸數此名陰丹陽煉世人亦知服秋  
石然皆非清淨所結又此陽物也須復經火經火  
之餘皆其糟粕與燒鹽無異也世人亦知服乳乳  
陰物不經火煉則冷滑而漏精氣也此陽丹陰煉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陰丹陽煉蓋道士靈智妙用沉機捷法非其人不  
可輕泄慎之慎之

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欲成而爐鼎敗來  
日忠州刺史除書到迺知世間出世間事不兩立  
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者亦以世間事未敗  
故也今日真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  
有徵

張君持此紙求僕書且欲發藥君當以何品吾聞  
戰國中有一方吾服之有效故以奉傳其藥四味  
而已一曰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安

步以當車四曰晚食以當肉夫已饑而食蔬食有  
過於八珍而既飽之餘雖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  
去也若此可謂善處窮者矣然而於道則未也安  
步自佚晚食爲美安以當車與肉爲哉車與肉猶  
存於胸中是以有此言也

東坡居士自今日已往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  
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先之主  
人不從而過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  
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元符三年八月  
公昔遺余以暎肚餅其直萬錢我今報公亦以暎



東坡全集 卷之二百一  
肚餅其價不可言中空而無眼故不漏上直而無耳故不懸以活潑潑爲內非湯非水以赤歷歷爲外非銅非鉛以念念不忘爲項不解不縛以了了常知爲腹不方不圓到希領取如不肯承當却以

見還

謝魯元翰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饑甚見龜虵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吸初日光嚙之其人亦隨其所向効之不已遂不復饑身輕力强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以百數此爲上妙法止於此能服王泉使鈇汞

具體去僂不遠矣此法甚易知易行天下莫能知者莫能行何則虛一而靜者世無有也元符二年僭耳米貴吾方有絕糧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故書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記

醫官張君傅服絹方真神僊上藥也然絹本以禦寒今乃以充服食至寒時當蓋稻草席耳世言著衣喫飯今迺喫衣著飯耶

元符三年歲次庚辰正月朔戊辰是日辰時則丙辰也三辰一戊四土會焉而加丙與庚丙土母而庚其子也土之富未有過於斯時也吾當以斯時



東坡全集 卷之三百一  
肇養黃中之氣過此又欲以時取薤薑蜜作粥以  
啖吾終日默坐以守黃中非謫居海外安得此慶  
耶東坡居士記

### 疾病

余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膾余欲聽之而口不可曰  
我與子爲口彼以子爲眼彼何厚我何薄以彼患  
而廢我食不可子瞻不能決口謂眼曰他日我痞  
汝視物吾不禁也管仲有言畏威如疾民之上也  
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又曰燕安酖毒不可懷也禮  
曰君子莊敬日安肆日偷此語乃當書諸紳故余

以畏威如疾爲私記云

歲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  
目昏所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  
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魯直語云眼  
惡剔決齒便漱潔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  
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頗  
有理故追錄

### 夢寐

昨夜夢參寥師携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詩  
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



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  
峇曰俗以清明淘井當續  
成詩以紀其事

軾初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太  
真妃裙帶詞覺而記之今書贈何山潘大臨邠老  
云百疊漪漪水皴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  
微聞環佩搖聲元豐五年十月七日

元豐八年正月旦日子由夢李士寧草草爲具夢  
中贈一絕句云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雞豚旋烹  
炙人間飲酒未須嫌歸去蓬萊卻無喫明年閏二  
月六日爲予道之書以遺過子

明日兄之生日昨夜夢與弟同自眉入京行利州  
峽路見二僧其一僧鬚髮皆深青與同行問其向  
去災福峇云向去甚好無災問其京師所需要好  
硃砂五六錢又手擎一小卯塔云中有舍利兄接  
得卯塔自開其中舍利燦然如花兄與弟請吞之  
僧遂分爲三分僧先吞兄弟繼吞之各一兩細大  
不等皆明瑩而白亦有飛迸空中者僧言本欲起  
塔却喫了弟云吾三人肩上各置一小塔便了兄  
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無縫塔僧笑遂覺覺後胸  
中噎噎然微似含物夢中甚明故閑報爲笑耳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  
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  
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  
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愠吏  
微咲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  
喚醒他

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數人論左傳云  
祈招之詩固善語然未見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  
其車轍馬跡之意者有荅者曰以民力從王事當  
如飲酒適於饑飽之度而已若過於醉飽則民不

堪命三不護沒矣覺而念其言似有理故錄之

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  
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  
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旣畢進御  
上極歎其敏使宮女送出睇眎裙帶間有六言詩  
一首云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  
廣殿微聞環佩搖聲

予嘗夢客有携詩相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  
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文  
有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



所以脩不賊其牛

予在黃州夢至西湖上夢中亦知其爲夢也湖上有大殿三重其東一殿題其額云彌勒下生夢中云是僕昔年所書衆僧往來行道大半相識辨才海月皆在相見驚異僕散衫策杖謝諸人曰夢中來游不及冠帶旣覺亡之明日得芝上人信乃復理前夢因書以寄之

宣德郎廣陵郡王完大小學教授眉山任伯雨德公喪其母呂夫人六十四日號踊稍間欲從事於佛或勸誦金光明經具言世所傳本多誤惟咸平

六年刊行者最爲善本又備載張居道再生事德公欲訪此本而不可得方苦卧柩前而外甥進士師續假寐於側忽驚覺曰吾夢至相國寺東門有鬻薑者云有此經夢中問曰非咸平六年本乎曰然有居道傳乎曰然此大非夢也德公大驚即使續以夢求之而獲覩鬻薑者之狀則夢中所見也德公舟行扶柩歸葬於蜀余方貶嶺外遇弔德公楚泗間乃爲之記

昨日夢有人告我去如真饗佛壽識妄喫天厨予甚領其意或曰真卽饗佛壽不妄喫天厨予曰真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十六  
卽是佛不妄卽是天何但饗而喫之乎其人甚可  
予言

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將朝尚早假寐夢歸穀行  
宅遍歷蔬圃中已而坐於南軒見庄客數人方運  
土塞小池土中得兩蘆葍根客喜食之予取筆作  
一篇文有數句云坐於南軒對脩竹數百野鳥數  
千旣覺惘然思之南軒先君名之曰來風者也

**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  
耳他日得志當飽喫飯了便睡睡了又喫飯一云  
我則異於是當喫了又喫何暇復睡耶吾來廬山

聞焉道士弟睡於睡中得妙然吾觀之終不如彼  
措大得喫飯三昧也

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岩老輒就枕閱

數局乃一展轉云

一本云字下  
曰我始一局

君幾局矣東坡曰

岩老常用四脚碁盤只看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  
手今被陳搏饒先看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  
歐陽公詩云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  
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柰客思家殆是類也

### 學問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間以文字問之



東坡全集 卷之二百一  
云無它術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  
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卽求過人如此少有至  
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  
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命分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爲  
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爲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  
病也

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  
貴人而僕與夢得爲窮之冠卽吾二人而觀之當

推夢得爲首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田以足餽粥耳而所至  
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無適而可耶抑人  
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

送別

子開將往河北相渡河寧以冬至前一日被旨過  
節遂行僕以節日來賀且別之留飲數盞頽然竟  
醉案上有此佳紙故爲作草露書數紙遲其北還  
則又春矣當爲我置酒蟹山藥桃杏是時當復從  
公飲也



曇秀來惠州見予將去予曰山中見公還必求一物何以與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它無着處予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法言華書裏頭有災福

紹聖元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於嘉祐寺松風亭杖履所及雞犬相識明年遷於合江之行館得江樓豁徹之觀忘幽谷窈窕之趣未見其所休戚嶠南江北何以異也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訪予於此留七十日而去東坡居士書

石塔別東坡予云經過草草恨不一見石塔塔起

立云遮着是塼浮圖耶予云有縫塔塔云若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予首肯之

元符已卯閏九月瓊本姜君來僂耳日與予相從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見別意子歸吾無以遣日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耳二十一日書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在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髯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留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一  
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東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  
雨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燠尾高丘以望之髣髴  
見舟及武昌步乃還爾後遂相徃來及今四周歲  
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  
移臨汝念將復去而後期未可必感物悽然有不  
勝懷浮居不三宿桑下者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  
日

東坡全集第一百一卷

東坡全集第一百二卷

西蜀後學張養正校正

聶紹昌編刻

祭祀

八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  
也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  
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  
尸也猫虎之尸誰當爲之置鹿與女誰當爲之非  
倡優而誰葛帶榛杖以喪老物黃冠草笠以尊野  
服皆戲之道也子貢觀蜡而不悅孔子譬之曰一  
張一弛文武之道蓋爲是也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請羅浮道士鄧守安拜奠北斗真君將奠雨作已而清風肅然雲氣解駁月星皆見魁標皆爽徹奠陰雨如初謹拜首稽首而記其事

### 兵略

匈奴圍漢平城群臣上言胡者全兵請令強弩傳兩矢外鄉徐行出圍李奇注全兵云惟弓矛無雜仗也此說非是使胡有雜仗則傳矢外鄉之策不得行歟且奇何以知匈奴無雜仗也匈奴特無弩耳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不致死不得與我行

### 此危事也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四蕝蕝正園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予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恠也

### 時事

儋爾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庶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均富者遂什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咲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由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子雲過予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殺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於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爲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功吏以爲法禁匿名書而賊以此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當

流爲情輕法重皆當奏蘇子容爲開封尹方廢滑州白馬爲幾邑上殿論奏賊可減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雖極輕而告訐之風不可長乃杖而撫之子容以謂賊不干已者告捕而變主匿名本不足深過然先帝猶恐長告訐之風此所謂忠厚之至然熙寧元豐之間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之類皆立重賞以勸告訐者皆當時小人所爲非先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實錄

### 官職

秘書監侍講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邇英閣堯



俞致謝上遣人宣召荅曰卿以博學參預經筵宜  
尊所聞以輔不逮堯俞講畢曲謝上復遣人宣諭  
卿講義淵博多所發揮良嘉深歎是日上讀三朝  
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真宗皇帝惻  
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無以勵  
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陰日  
見一羊自擲道左恠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  
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  
畢因奏言此特真宗皇帝小善耳然推其心以及  
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

後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蓋出於此昔孟  
子論齊王不忍殺鷓鷯之牛以爲是心足以王今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及於百姓豈不能哉蓋不  
爲耳外人皆云皇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  
昆蟲螻蟻違而過之且勅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  
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軾時  
爲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邇英閣切見資政  
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真宗皇帝好生惡  
殺因論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蟲蟻其言深  
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sup>忝</sup>備位右史謹書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其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意望陛下采覽無忘此  
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勝大願

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  
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曰諸公  
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  
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  
種竹開牕東道騎省與李常侍牕下飲酒作詩乃  
知唐時得西掖作牕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  
往來可歎也

盛度錢氏壻而不喜惟演蓋邪正不相入也惟演  
建言一后並配御史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  
以節度使知隨州時度幾七十爲知制誥責詞云  
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一蓋  
惟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也人惟度老  
而筆力不衰或曰度作此詞久矣元祐三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講筵上未出立延稊殿中時軾方論

周種檀議宗廟蘇子容因道此

樂天行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吾坐而  
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  
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五  
平叔議鹽法至爲割剥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誥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

致仕

今年吾當請廣陵暫與子由相別至廣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詣梓州泝流歸鄉盡載家書而行迤邐致仕築室種菓於眉以須子由之歸而老焉不知此願遂否言之悵然也

浮王老師元公欲爲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王之田相近者此意迨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恠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

歸如江水今有田矣不歸無乃食言於神也耶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况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儀書論可退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而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爲進者之戒



隱逸

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真宗既東封訪天下隱者  
得杞人楊朴能詩及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  
人作詩送卿否朴曰惟臣妾有一首云更休落魄  
醜盃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  
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  
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語妻曰  
獨不能如楊子雲處士妻作詩送我乎妻子不覺  
失笑余乃出

張愈西蜀隱君子也與予先君游居岷山下白雲  
溪自號白雲居士本有經世志特以自重難合故  
老死草野非槁項黃馘盜名者也偶至西湖靜軒  
見其遺句懷仰其人命寺僧刻之石

釋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  
然尚少一喻試以喻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  
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惟非有非無無  
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故云見是  
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  
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爲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



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  
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  
云所見是化身此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  
還着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人遭  
呪咀念觀音之力而使還著於本人則豈觀音之  
心哉今改之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  
音力兩家總沒事

東坡食肉誦經或云不誦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盞  
水如何漱得坡云慚愧闍黎會得

蔣仲甫聞之孫景脩近歲有人鑿山取銀礦至深  
處聞有人誦經聲發之得一人云吾亦取礦者以  
窟壞不能出居此不知幾年平生誦金剛經自隨  
每有饑渴之念卽若有人自腋下以餅餌遺之殆  
此經變現也道家言守一若饑一與之糧若渴一  
與之漿此人於經中豈所謂得一者乎

泗洲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世云莫知  
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乃  
有何國余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  
携告身來且弔曰余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所往荅曰當  
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令適七十二  
日矣豈非前定乎余以謂事之前定者不待夢而  
知然余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  
緣契乎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  
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其教也以脩善慈  
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  
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  
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脩善

道以煉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東坡居士曰  
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畧具足矣  
野人得鹿正爾煮食之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  
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加於煮  
食時也

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  
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  
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晉方技傳有韋虛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  
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欲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食牛方食柰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卽如此何用理  
亂者爲虛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虛固有道  
者耶呂猗母足得痿痺病十餘年虛療之去頃數  
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猗曰夫人得  
疾十年豈可倉卒今起耶虛曰且試扶起兩人夾  
扶而立少頃去夾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  
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季若之能之謂之布氣  
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爲布氣迨聞腹  
中如初日所照温温也蓋若之曾遇得道異人於  
華岳下云

元符三年八月余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年  
八十二不飲酒食肉兩目爛然蓋童子也自言十  
二歲齋居修行無妻子有兄弟三人皆持戒念道  
長者九十二次者九十與論生死事頗有所知居  
州城東南六七里佛兒嘗賣菜之東城見老人言  
卽心是佛不在斷肉余言勿作此念衆人難感易  
流老人大喜曰如是如是

紹聖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  
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  
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亦鬻術



矣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陸道士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好丹藥通術數能詩蕭然有出塵之姿久客江南無知之者予昔在齊安蓋相從游因是謁子由高安子由大賞其詩會吳遠之過彼遂與俱來惠州出此詩

朱氏子出家小名照僧少喪父與其母尹皆願出家照僧師守素乃參寥子弟子也照僧九歲舉止如成人誦赤壁賦鏗然鸞鶴聲也不出十年名聞四方此參寥子之法孫東坡之門僧也

錢塘壽禪師本比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魚蝦輒買

放生以是破家後遂盜官錢爲放生之用事發主死領赴市矣吳越錢王使人視之若悲懼如常人卽殺之否則捨之禪師淡然無異色乃捨之遂出家得法服淨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乃現市曹以度之學出生死法得向死地走之一遭抵三十年脩行吾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當於此證阿羅漢果

杜牧集有燉煌郡僧正兼州博士學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詞蓋宣宗復河湟時事也蕃僧最貴中國紫木師號种世衡知青澗城無以使此等輒出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牒補授君子予其權不責其專也

蘇臺定惠院淨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陟嶺渡海  
候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甚麼土物來順展兩手  
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荷擔勢信步而  
去

僧謂酒爲般若湯謂魚爲水梭花雞爲鑽籬菜竟  
無所益但欺而已世常咲之人有爲不義而文之  
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

稷下之盛胎驪山之禍太學士萬人嗑枯吹生亦  
兆黨錮之寃今吾間本聞二僧皆以口耳區區奔

走王公洵洵都邑安得而不敗殆非浮屠氏之福  
也

妙總師參寥子予友二十餘年矣世所獨知其詩  
文所不知者蓋過于詩文也獨好面折人過失然  
人知其無心如虛舟之觸物蓋未嘗有怒者徑山  
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  
後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遠事之宜而廢祖師  
之約當於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衆初有不  
悅其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定  
矣



東坡全集 卷之三十一  
杭州圓照律師志行苦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二十餘年矣無一念須有作相自辨才歸寂道俗皆宗之

秀州本覺寺一長老少蓋有名進士自文字言語悟入至今以筆研作佛事所與游皆一時文人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旨召小本禪師住法雲寺杭人憂之曰本去則淨慈衆散矣余乃以明嗣事衆不散加多益千餘人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予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

之遊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予初不識比至惠州欽使侍者卓契順來問予安否且寄十詩予題其後曰此僧清逸絕俗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島可之寒予往來吳中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

下天竺淨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高緒練世事高麗非時遣僧來予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義日與講佛法詞辨蜂起夷僧莫能測又具得其情以告蓋其才有過人者

孤山思聰聞復師作詩清遠如畫工而雅逸愛放



東坡全集 卷之三  
而不流其爲人稱其詩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三  
闍黎皆予監郡日所與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食  
僅足而久幾於不足也然未嘗有憂色老矣不知  
尚健否

法穎沙彌參寥子之法孫也七八歲事師如成人  
上元夜予作樂滅慧穎坐一夫肩上顧之予謂曰  
出家兒亦看燈耶穎愀然變色若無所容啼呼求  
去自爾不復出嬉游今六七年矣後當嗣參寥

予在惠州有永嘉羅漢院僧惠戒來謂曰明日當  
還浙東問所欲幹者予無以荅之獨念吳越多名  
僧與予善者常十九偶錄此數人以授惠戒使歸  
見之致予意且謂道予居此起居飲食狀以解其  
念也信筆書紙語無倫次又當尚有漏落者方醉  
不能詳也紹聖二年東坡居士書

異事

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之以餉稽叔夜叔夜視之則  
堅爲石矣當時若杵碎或錯磨食之豈不賢於雲  
母鍾乳輩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  
言我能詰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如退之性  
氣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叔夜婢息又甚於退之



也

道人徐問真自言濰州人嗜酒狂肆能啖生葱鮮魚以指爲鍼以土爲藥治病良有驗歐陽文忠公爲青州問真來從公游久之乃求去聞公致仕復來汝南公常館之使伯和父兄弟爲之主公常有足疾狀少異醫莫能喻問真教公汲引氣血自踵至頂公用其言病輒已忽一日求去甚力公留之不可曰我有罪我與公卿游我不復留公使人送之果有冠鐵冠丈夫長八尺許立道周侯之問真出城顧村童使持藥笥行數里童告之求去問真

於髻中出小瓢如棗大再三覆之掌中得酒滿掬者二以飲童子良酒也自爾不復知其存亡而童子徑發狂亦莫知其所終軾過汝陰公具言如此其後貶黃州而黃岡縣令周孝孫暴得重腿疾軾試以問真口訣授之七日而愈元祐六年十一月二日與叔弼父季默父夜坐話其事事復有甚異者不欲盡書然問真要爲異人也

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冲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唐永樂道士侯道華以食鄧天師棗仙去求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得之余在岐下亦得  
食一枚云唐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真人問  
曰汝絕三彭之仇乎虛不能荅冲虛觀後有米真  
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唐有夢銘  
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遣書牌  
題云五雲閣吏蔡少霞書 記羅浮山  
有官吏自羅浮都虛觀游長壽中路覩見道室數  
十間有道士據檻坐見吏不起吏大怒使人詰之  
至則入室皆亡矣乃知羅浮凡聖雜處似此等異  
境平生脩行人有不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正

使一凡道士見已不起何足怒吏無狀如此得見  
此者必前緣也

吾昔謫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  
與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長吉時事以上帝召  
他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息  
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  
者京師皆云兒子書來言之今日有從黃州來者  
云太守何迷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獨道服  
在耳蓋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  
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間而身宮在焉故其詩曰我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生之辰月宿斗直且曰無善聲以聞無惡聲以揚  
今謗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爾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  
人僕射蓋仕南漢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  
其所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  
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云  
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  
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可留子歸問  
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連人相傳如此其  
後頗有祿仕者

章譽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不  
仕晚用太守王素薦賜號冲退處士一日夢有人  
寄書召之者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游  
青城濯足水中譽謂士寧曰脚踏西溪流去水土  
寧荅曰手持東岳寄來書譽大驚不知其所自來  
也未幾譽果死其子禩亦以逸民舉仕一命乃死  
士寧蓬州人也語默不常或以爲得道者百歲乃  
死嘗見余成都曰子甚貴當策舉首已而果然  
司馬相如諂事武帝開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猶  
草封禪書此所謂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隱居山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二 十七  
澤間形容甚臞此殆四果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廣武帝意耳夫所謂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鵬鳥賦真大人者也庚辰八月二十二日東坡書

秦太虛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竟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將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婦人以詩招我其辭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倉皇就之不知其爲水也然客竟亦無他夜會說鬼寥寥舉此聊爲之記

戊寅十一月余在儋耳聞城西民李氏處子病卒兩日復生余與進士何旻同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幕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媪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處子鄰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餐及錢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飯入門去繫者皆爭取其飯僧飯所食無幾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又一僧至見者攀跪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還送者以手擘牆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耶書此爲世戒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余稍長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更其後余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

盡與市人貧者反坐于戟門下遂卒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吾正旦舁死人大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跌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烟焰上眇眇焉有一陳道人也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皆非也意有奇鬼能爲是耶昔人有遠行者欲觀其妻於已厚薄取金釵藏之壁中忘以語之旣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旣而不死忽聞空中有聲真其夫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二 十九  
也曰吾已死以爲不信金釵在某處妻取得之遂  
喪其後夫歸妻乃反以爲鬼也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  
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  
吾輒下一籌爾來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  
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山齊矣以  
余觀之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世人有見古德見桃花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桃  
花作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  
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氣欲學長史書便曰就擔

夫求之豈可得哉

三卷

爾朱道士晚客於眉山故蜀人多記其事自言受  
記於師云汝後遇白石浮當飛仙去爾朱雖以此  
語人亦莫識所謂後去眉山乃客於涪州愛其所  
產丹砂雖鎖細而皆矢鏃狀瑩徹不雜土石遂止  
鍊丹數年竟於涪州白石仙去乃知師所言不謬  
吾聞長老道其事甚多然不記其名字可恨也本  
草言丹砂出符陵谷陶隱居云符陵是涪州今無  
復採者吾聞熟於涪者云採藥者時復得之但時  
方貴辰錦砂故此不甚採爾讀本草偶記之也



請人亦莫謂祇醉於去眉山亦客於部川愛其所  
請於相云此對豈自可哉當乘山去爾未輟以此  
爾未盡士郎客於眉山姑羅人多詰其事自言受  
夫宋之豈可辭哉

東坡全集第一百三卷

西蜀後學張養正校正

聶紹昌編刻

異事

芝上人言近有節度判官朱炎學禪久之忽於楞  
嚴經若有所得者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  
何住江云此身未死此心何住炎良久以偈答曰  
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  
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炎後竟坐化真廟  
時人也

契嵩禪師常嗔人莫嘗見其笑海月慧辨師常喜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三  
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  
嵩既茶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  
月比葬面如生且微咲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  
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爲糞土至人反是予  
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  
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辨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  
也予自嶺南還則辨已寂久矣過南華弔其衆問  
塔墓所在曰我師昔在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  
悅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朗公獨  
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

鮮芳衆乃大愧服東坡居士曰辨視身爲何物棄  
之尸隄林以飼烏鳶何有安以壽塔爲朗公知辨  
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  
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時元符三年  
十一月十九日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  
一子未幾迫於饑困不能皆全棄之道左空塚中  
而去歲定歸鄉過此塚欲收其骨則見尚活肥健  
愈於未棄時見父母匍匐來就視塚中空無有惟  
有一竅滑易如蛇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三  
咻然出穴中意見在塚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膚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荆筐張曰物之有氣者能螫燕蛇蝦之類是也能螫則能不食不食則壽此千歲蝦蟆也決不當與藥若聽其不食不娶長必得道父喜携去今不知所在張與余言蓋嘉祐六年也

石晉好殺人以殺爲娛未嘗知暫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之旣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晉病見奴爲祟

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晉亦愈

今年三月有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壁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爲人乃其亡姊也携其手自孔中出口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旁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空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在下者或爲鳥鵲所啄姊曰此網捕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有吏坐曹十餘人以狀及紙久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昱曰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三  
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  
也乃門下吏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  
又使諸曹檢已籍曹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  
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更此一報  
卽不同矣意謂當超之昱還道見追陳周往旣蘇  
周果死

有道士講經茅山聽者數百人中講有自外入者  
長大肥黑大罵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造妖何爲  
道士起謝曰居山養徒資用乏不得不爾罵者怒  
少解曰須錢不難何至作此乃取釜竈杵臼之類

得百餘斤以少藥鍛之皆爲銀乃去後數年道士  
復見此人從一老道士鬚髮如雪騎白驢此人腰  
插一騾鞭從其後道士遙望叩頭欲從之此人指  
老道士且搖手作驚畏狀去如飛少頃卽不見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一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  
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  
云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  
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  
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  
意余之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



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  
再拜謝罪而去此地應爲靈異青神文及者以父  
病求醫夜過其側有鬚而負琴者邀至室及辭以  
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  
里見道傍有劫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則及亦  
未免耳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  
人爲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  
偶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中幾鎗翊發悟  
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

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  
而絕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  
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仁及  
見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薰肉齋居一食不復殺  
生亦可謂異事也

翊一作翊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太極真人徐君降  
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  
聞其名徃召之則謂門人曰吾年八十來召我徐  
君之言信矣遂詣揚州王請受道法辭以時日不  
利後數日而死支體如生道路皆見其徒步歸云



得放還山至舊居取經書分遺弟子乃去既而喪  
至以謂徐生高世之人義不爲煬帝所污故辭不  
肯傳其道而死徐君之言豈聊以避禍豈所謂危  
行言遜者耶不然煬帝之行鬼所唾也而太極真  
人肯置之齒牙哉

昔吾先君夫人僦宅於眉爲紗縠行一日二婢子  
懸帛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大甕覆以烏木板  
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甕有物如人咳聲凡一年  
乃已人以爲此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姪之問  
者聞之欲發焉會吾遷居之問遂僦此宅掘丈餘

不見甕所在其後某官於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  
尺不積雪晴地墳起數寸軾疑是古人藏丹藥處  
欲發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姑在必不發也軾  
愧而止

吾昔爲扶風從事歲大旱問父老境內可禱者云  
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師  
爲守奏封山神爲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  
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  
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  
詔封山爲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卽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三  
告太守遣使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髣髴若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歲大熟吾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明應公吾復爲文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髮皆變蒼郁然如畫也公平生虚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耶然范氏多四乳固與人異公又立德如此其化也必不與萬物同盡蓋有不可知者也元

符四年四月五日

黃州故縣張慙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錢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土人所言則有甚異者蓋不可知也

予頃在都下有傳太白詩者其畧曰朝披夢澤雲又云笠澤清茫茫此非世人語也蓋有見太白在肆中而得此詩者神仙之道真不可以意度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仙降



於其室自言女僊也賦詩立成有超逸絕塵語或  
以其託於箕箒如世所謂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  
言非紫姑所能至人有入獄鬼群鳥獸者託於箕  
箒豈足恠哉崇道好事喜客多與賢士大夫爲游  
其必有以致之也哉

眉州人任達爲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  
中泔池磚甃四周皆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  
年日加長一日天清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  
魚皆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  
守則爲蛟龍所取此殆是爾余以爲蛟龍必因風

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念精神不  
衰久而自達理自然爾

眉之彭山進士有宋籌者與故叅知政事孫抃夢  
得同赴舉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下有牌堠  
云毛女峰者見一老姥坐堠下髮如雪而無寒色  
時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跡  
孫與宋相去數百步宋相過之亦恠其異而莫之  
顧孫獨留連與語有數百錢挂鞍盡與之旣追及  
宋道其事宋悔復還求之已無所見是歲孫第三  
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



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脩身可以  
免罪荅曰子宜置一卷曆書日之所爲莫夜必記  
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無事靜坐便覺  
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  
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可能有此効旣無反  
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  
不下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  
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  
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 技術

近世醫官仇鼎療癰腫爲當時第一鼎死未有繼  
者今張君宜所能殆不減鼎然鼎性行不甚純淑  
世或畏之今張君用心平和專以救人爲事殆過  
於鼎遠矣元豐七年四月七日

男子之生也覆女之生也仰其死於水也亦然男  
子內陽而外陰女子反是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  
剛書曰沈潛剛克世之達者蓋如此也秦醫和曰  
天有六氣淫爲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  
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而晦  
時故淫則爲內熱蠱惑之疾女爲蠱惑世之知者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三  
衆其爲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  
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爲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  
也醫和之語吾當表而出之續左氏書此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  
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拖牙爲拖工手汗  
所漬處刮末雜丹砂伏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  
注別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爲末  
服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見戲然  
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  
學者當治昏惰耶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盟水

可以療貪食比干之餒餘可以已佞砥樊噲之盾  
可以台怯吳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公遂大咲  
元祐三年<sub>在</sub>八月十七日舟行入潁州界坐念二  
十年前見文忠公於此偶記一時談咲之語聊復  
識之

龐安常爲醫不志于利得善書古畫喜輒不自勝  
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予用藥無以酬之爲作  
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  
參寥子病求醫於胡自度無錢且不善書畫求予  
甚急予戲之曰子粲可皎徹之徒何不下轉語作



兩首詩乎龐胡二君與吾輩游不日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王旂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日夢人自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愈子飛懼遂不施僕以爲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服有效藥有效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晉侯之病爲二豎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爲鬼所脅若余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一方能下腹

中穢惡在黃州試之病良已今後當常以施人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者如趙抱一徐登張元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來黃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者甚衆然卒亦病死時中風搐搦但實能黃白有餘藥金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而人不見此等舉非耶不知古所記人虛實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遠而好事者緣飾之耶

蜀人單驤者舉進士不第顧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竒中然未能十



全也仁宗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驥入侍有間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驥爲朝官而兆已死矣予來黃州鄰邑人龐安常者亦以醫聞其術大類驥而加之以鍼術絕妙然患聾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病如神此古人所以過人也元豐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腫安常一鍼而愈聊爲記之

歐陽文忠公嘗語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唇不着齒余亦不敢問公不知其何故也

也  
冲妙先生季君思聰所製觀妙法象居士以憂患之餘稽首洗心歸命真寂自惟塵緣深重恐此志未遂敢以籤卜得吳真君第三籤云平生常無患見善其何樂執心旣堅固見善勤脩學敬再拜受教書莊子養生一篇致自厲之意不敢廢墜真聖驗之紹聖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東坡居士南遷過虔與王崑翁同謁祥符宮拜九天使者堂下觀之妙象實同此言

東坡居士遷於海南憂患之餘戊寅九月晦遊天



慶觀謁北極真聖探靈筮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  
其辭曰道以信爲合法以智爲先二者不離析壽  
命不得延覽之竦然若有所得書而藏之以無忘  
信道法智二者不相離之意軾恭書古之真人未  
有不以信入者子思則曰自誠明謂之性此之謂  
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由執一也法而不智則天下  
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疑法不患不立患不  
活以信合道則道凝以智先法則法活道凝而法  
活雖度世可也况延壽乎

戊寅十月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

易筮之遇渙之三爻初六變中孚其繇曰用拯馬  
壯吉中孚之九二變爲益其繇曰鳴鶴在陰其子  
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益之初六變爲家人  
其繇曰益之用凶事無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  
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貞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  
以言有物而行有常也吾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  
過又書而藏之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  
青城山訪老人村壤其一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  
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牀以某年月



日某造至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成壞自有數  
子何以償爲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受以  
易軌革畫影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後五六年  
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  
皆自託於孝先真僞不可知也聊復記之使後人  
知卦影之所自也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法爲里人療疾驅邪僕嘗  
傳此咒法當以傳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  
未死汝汝若不吾崇吾亦不汝苦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已而果然所謂億  
則屢中者耶漢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嘗附日不  
遠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余度之  
十月爲正蓋十月乃今之八月爾八月而得七月  
節則日猶在翼軫間則金水聚於井亦不甚遠方  
是時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意諂之浩之說未足  
信也

#### 四民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恠而問之生日固  
知其爲錢但恠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  
去來詞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



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  
粟也耶馬后夫人見大練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饑  
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爲好事者一  
笑永叔常言孟郊詩髮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縱  
使堪織能得多少

梁良有賈于南者七年而後返茹杏實海藻呼吸  
山川之秀飲泉之香食土之潔泠泠風氣如在其  
左右朔易強化磨去風瘤望之蟾蟻然蓋項領也  
倦游以歸顧視形影日有德色徜徉舊都躊躇顧  
乎四鄰意都之人與鄰之人十九莫已若也入其

閨登其堂視其妻反驚以走是何恠耶妻勞之則  
曰何關於汝饋之漿則憤不飲舉案而飼之則憤  
不食與之語則向墻而欬歔披巾櫛而視之則唾  
而不顧謂其妻曰若何足以當我亟去之妻俛而  
乍俯而歎曰聞之居富貴者不易糟糠有姬妾者  
不棄憔悴子以無瘦歸我以有瘦逐嗚呼瘦邪非  
妾婦之罪也妻竟出於是賈歸家三年鄉之人憎  
其行不與婚而土地風氣蒸變其毛脉啜菽飲水  
動搖其肌膚前之醜稍稍復故於是還其室敬相  
待如初君子謂是行也知賈之薄於禮義多矣居



士曰貧易主貴易交不常其所守茲名教之罪人而不知學術者蹈而不知耻也交戰乎利害之場而相勝於是非之境徃徃以忠臣爲敵國孝子爲格虜前後紛紜何獨梁賈哉

梁工治丹竈有日矣或有自三峰來持淮南王書欲授枕中竒秘坎離生養之法陰陽九六之數子女南北之位或黃或白生生而不窮以是強兵以是緒餘以博施濟衆而其始也密室爲場空地爲爐外燼山木之上煮天一坏父鼎母養以旣濟風火網緼而瓦鑠化生方士未畢其說工悅之然以

爲盡之矣退試其術逾月破竈而黃金已芽矣於是謝方士方士曰子得予之方未得究其良知其一不知其二余弗邀利於子後日不成不以相仇則子之惠也工重謝之曰若之術殫於是矣子固知之矣豈若愚我者哉遂歌驪駒以遣送之束書在於腰長揖而去工曰治其訣更增益劑量其貪婪無厭童東山之木汲西江之水夜火屬月魄晝火屬日光操之彌勤而其術愈疎爲之不已而其費滋甚牛馬銷於鈔永室廬盡於鉗鎚券土田質妻子蕭條繼縷而其効不進至老以死終不悟君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三 十六  
子曰術之不慎學之不至者然也非師之罪也居士曰朽墻畫墁天下之賤工而莫不有師問之不若也不至則欺其中亦以欺其外欺其中者已窮欺外者人窮如梁工蓋自窮亦安能窮人哉

女妾

晉武帝欲爲太子娶婦衛瓘曰賈氏有五不可青黑短妬而無子竟爲群臣所譽娶之竟以亡晉婦人黑白美惡人人知之而愛其子欲爲娶婦且使多子者人人同也然至其惑於衆口則顛倒錯繆

如此俚語曰證龜成鼈此未足恠也以此觀之當云證龜成蛇小人之移人也使龜蛇易位而况邪正之在其心利害之在歲月後者耶

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寔而不可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非吾仁宗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

王敦至石崇家如廁脫故著新意色不怍廁中婢曰此客必能作賊也此婢能知人而崇乃今執事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七  
廁中殆是無所知也

王煥賊盜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喜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酒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劫於蘄黃間群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邪官人識其意卽給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歎曰吾儔何爲劫幸老所親哉歛所劫還之且戒曰見幸慎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

幸一作辜

近日頗多賊兩夜皆來入吾室吾近護魏王葬得數千緡畧已散去此梁上君子當是不知耳

夷狄

天聖中曹瑋以節鎮定州王駿為三司副使疎決河北囚徒至定州瑋謂駿曰君相甚貴當為樞密使然吾昔為秦州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貨易於邊課所獲多少為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十三諫曰吾本以羊馬為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茶絲輕浮之物適足以驕惰吾民今又欲以此戮人茶絲日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乎乃止不



戮吾聞而異之使人圖其形信竒偉若德明死此  
子必爲中國患其當君之爲樞密時乎蓋自今學  
兵講邊事駸雖受教蓋亦未必信也其後駸與張  
觀陳執中在樞府元昊反楊義上書論出兵事上  
問三人皆不知遂皆罷之駸之孫爲子由壻故知  
之

昨日見泗倅陳敦固道言胡孫作人狀折旋俯仰  
中度細觀之其相侮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孫不知  
爲胡孫所弄其言頗有理故爲記之又見淮東提  
舉黃實言見奉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金銀

錠夷人皆圻壤使露胎素使者甚不樂夷云非敢  
慢也恐北虜有覘者以爲真爾由此觀之高麗所  
得吾賜物北虜蓋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謂北虜不  
知高麗朝我或以爲異時可使牽制北虜豈不誤  
哉今日又見三佛齊朝貢者過泗州官吏妓樂紛  
然郊外而椎髻獸面睚眦船中遂記胡孫弄人語  
良有理故并記之

元祐五年二月十七日見王伯虎炳之言昔爲樞  
密院禮房檢詳文字見高麗公案始因張誠一使  
契丹於虜帳中見高麗人私語本國主向慕中國



之意歸而奏之先帝始有招徠之意樞密使李公  
弼因而迎合親書劄子乞招致遂命發運使崔極  
遣商人招之天下知非極而不知罪公弼如誠一  
蓋不足道也

東坡全集第一百三卷終



